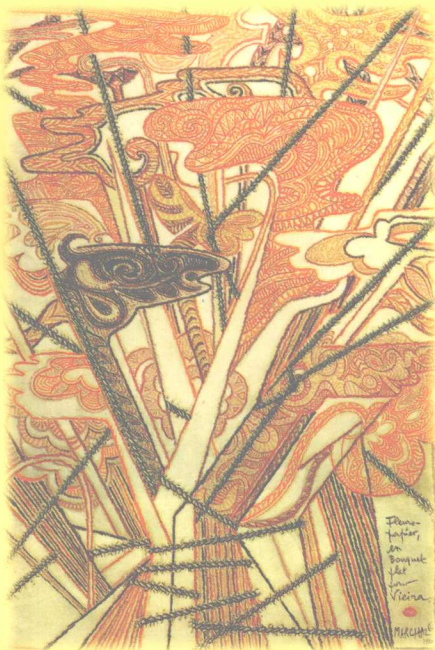




斯好小说精粹

红辣椒文丛 斯好著



紅 磚 樓 文 藝



斯 好

女，1954年10月出生，福建厦门人。1980年开始写作。著有散文集、小说集十多部。代表作有《斯妤散文精选》，小说集《出售哈欠的女人》，长篇小说《竖琴的影子》等，《斯妤文集》四卷也已出版。曾获鲁迅文学奖和庄重文文学奖，作品受知识女性读者欢迎。现居北京从事专业写作。

**YU
HUO
CUI**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徐 英

封面设计:廖新松

彭 博

技术设计:古 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红辣椒文丛·

斯妤小说精粹

斯 妤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冶金部西南勘察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48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149-7/1·640

印数:1-8000 册

定价:16.50 元

斯好小说精粹

红粉
浴室
一父亲
父故事
故梗概
梗概
梦非梦
段落
段狂言
狂言
蜈蚣
斑驳
断篇
寻访乔里亚
蓝光
出售哈欠的女人

SI
XIAO S
JING



总 序

女性书写的别样风景

戴锦华

“女性文学”，或许是九十年代中国最为富丽而杂芜的文化现场之一。那是一处多种文化企图、多种文化驱动所共同运作的社会空间；其中日渐成熟的女性性别意识、日臻精美的女性文学书写，与将女性商品化、将女性自陈统摄于男性窥视视域之下的男权文化陷阱，彼此冲突抗争，又时有叠加重合。

或许劳拉·莫尔维的结论是对的，“我们无法在男权文化的天空下另辟苍穹”，但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化的实践，却无疑展现着女性书写的多样性空间及其相当广阔的可能。也许我们无法“另辟”一方女性的天空，但我们却无疑可以以自己的书写去展现丰盈各异的别样的风

景，去裂解男性文化大一统的文化/性别视野，去展示“同一地平线”上的文化与社会生存。尽管萧红曾慨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但书写这“低矮天空”下的女性生存，却未必是对这份“低矮”的认可；相反，这不仅是对“低矮”的抗争的姿态，而且是对女性空间/天空的拓展与夺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成熟，从另一侧面上凸现了女性文化更为深刻的困境：在女性的书写与性别的书写之间；在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与处境的自觉、指认、自陈与性别本质主义的樊笼与规范之间；在女性对男权文化及国族认同的消解与女性的社会表达与社会角色之间；在知识女性的反抗性书写与不时被凸现的性别身份所再度遮蔽的女性群体的阶级、种族差异命题之间；在女性知识群体与男性精英的冲突与共谋之间；在女性书写的先锋性、个人化与文化市场、通俗文学样式对女性写作者的“天然结盟”之间。犹如我们无法拥有一方女性文化的纯净的苍穹，犹如女性文学并非“纯文学”圣殿中的一处净土；女性的文学书写，也始终是一隅镜城，一个绚烂而繁复的话语运作空间，是女性的内省、抗争、陷落并再度突围的起跑线。或许，女性书写便是一次不间断的文化突围与历险。

本系列入选的五位女作家铁凝、蒋子丹、陈染、方方、斯好无疑是当代文坛上卓有成就的一组，她们姿态各异、风格迥然的作品，使这一系列成了九十年代女性文化图板上引人注目的的一方拼图。如果一定要为她们寻找某种共同的特征，那么这共同之处并非作为其生理性别的女性身份，而是她们共同的、跨越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经历；是她们以女性书写，为这个不断发生着断裂、不断经历着扁平化的历史时段，所提供的文学与性别的思考和见证。除却陈染作为一个相对的例

外——她的作品序列在九十年代初成了女性自陈式书写的开先河者；其他四位作者的作品并不刻意强调作者的与文本中叙事人的性别身份，但在她们的叙事视点、书写方式中，女性立场却无疑是小说写作中的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不同于八十年代女性写作，九十年代的女作家们不再于任何意义上将理想自我与理想人格的因素寄予男性角色；所谓“寻找男子汉”已成为重构性别秩序的过程中的一幕喜闹剧。如果说，“寻找男子汉”，已演变为虚构男性当代英雄，并转而由中国的文化工业——准肥皂剧生产来承担其“使命”，那么，在女作家笔下，这一过程并未简单且轻易地将其转换为所谓的欲望内投——书写女性的理想人格、或曰“新女性”。事实上，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多重意义上的反思与内省式写作，这不仅是对八十年代中后期对女性角色、境遇与命运的深入思索，不仅是以女性自陈（准自传）写作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及其拒绝姿态的选取，而且成为女性作为特定的主流社会边缘人的角色，深刻反思男权社会及文化的裂隙、破绽与荒诞。在此，蒋子丹的《从此以后》与铁凝的《对面》——一个男性窥视者的故事，堪为代表。在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序列中，颇具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铁凝的《遭遇礼拜八》与蒋子丹的《绝响》。这两个精美的短篇同时是两幕关于女性生存境遇的荒诞喜剧，前者书写一个快乐的“弃妇”是怎样地引发了“社会”的不安，以致必需“全体动员”来将其规范为“秦香莲版”而后快；后者则书写一位女诗人如何以自己的自杀身亡为结局，构造了一幕千古“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爱情传奇，却最终被读解为因两尾黄花鱼而负气身亡的市井闹戏。

作为这一省思的文学层面，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将写作的自指融入了女性的追问自我与性别的社会建构的质疑之中。不

期而遇的，是方方的《随意表白》与蒋子丹的《桑烟为谁而升起》同时将对女性故事的讲述，于开篇伊始，便暴露一次写作/虚构行为——对女性故事的书写，同时是对女性自我的质询。

此间，陈染的写作作为个案，则不断萦回在揽镜自照与自我拷问的女性自陈之间。如果说陈染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作品仍集中在女性的成长故事与父恋/母恋场景中，那么，她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则更深、也更繁复地进入了“姐妹之邦”的书写。我们间或可以将《破开》视为女性书写中的一个特定的标识，一纸关于姐妹情谊与同性之爱的宣告；而她作品所构成的被述世界则如同层层缠绕、又绝望突围的女性文化的迷宫。

似乎介于女性书写的自指与自陈之间，斯妤的作品在魔幻与写实、暴露为虚构的书写与隐忍着真情的自陈之间犹疑。她的写作接近于某种性别书写的化妆舞会，面具遮蔽了血肉的面孔，但却不时地凸现、暴露了更为痛切的真实；那是一页《狂言》，一个曾过分将男权文化下的女性规范内在化，因之成了难于救赎的牺牲者的女性的“故事”。

在这一系列中，两位将其丰满的作品序列从八十年代延伸至今天的作家：铁凝与方方，为我们呈现了一份复沓中的变奏形态。作为八十年代名篇的《棉花垛》，触及了女人/历史/暴力的主题，它与“对文明的质询”共同构成了铁凝作品的双重主题；她九十年代的写作，则在这两个主题的融合与延伸中更加切近了女性命运的展现与思考。

在笔者看来，尽管因新写实而“浮出海面”，但方方的写作与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写实潮汐有着鲜明又微妙的差异。或许正是方方的作品，向我们展现在当代中国甚为响亮、却面目不清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力度。其中对现实的敏锐关注与把握，写作

者一份拳拳的人文情怀，对下层社会、“普通人”的悲悯，成为贯穿方方写作的主要脉络。事实上，正是这份视角与关照使她在《一唱三叹》中触及了社会与女性的多重角色，女人与家国认同等重要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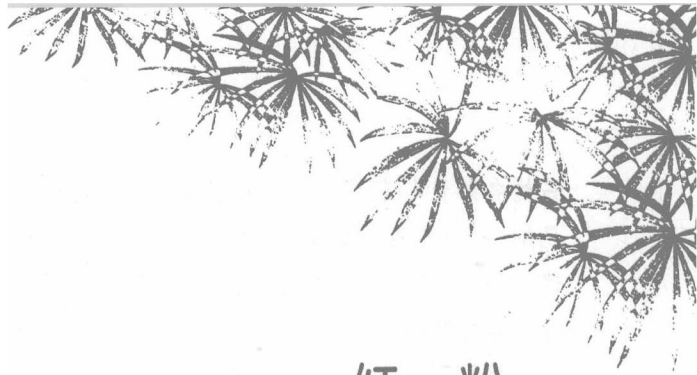
或许可以说，正是在文学写作的意义上，蒋子丹构成了另一层面上的女性书写的特例。如果说，《桑烟为谁升起》以写作行为的自指、对典型的女性角色及其话语的戏仿写作成为女性书写的代表作品之一，那么，《左手》和《绝响》则作为两部隽永而妙趣横生的短篇佳作，而成为九十年代汉语写作中的佼佼者。

这一个作品系列当然只是女性书写图板的一角，华美而迷人的一角。这是女性文化的一处别样的风景，一个不断拓展与生长的另类空间。

1998年7月 北京

目 录

红 粉	(1)
浴 室	(12)
一 天	(26)
父 亲	(34)
故 事	(39)
梗 概	(54)
梦非梦	(71)
段 落	(91)
狂 言	(104)
蜈 蚣	(124)
斑 驳	(135)
断 篇	(158)
寻访乔里亚	(191)
蓝 光	(236)
出售哈欠的女人	(293)
在现实与梦幻之间——斯妤访谈录 斯 妤 石一宁	(344)



红 粉

红粉本来并不叫红粉。她的原名是陆雨凝。但是那年她看见文坛一片热闹，好不风光，决定也跻身其中时，她就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红粉。那时她和我还是常有联系的朋友，所以她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她的决定。前一个决定我表示赞赏，后一个决定则被我大加鞭挞。我说你疯了，起这样一个俗不可耐、厚颜无耻的名字。她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说对了，我要的就是这份俗不可耐、厚颜无耻——你倒说说，如今哪一个不是俗不可耐、厚颜无耻？啊？

她“啊”了一声后就一股青烟似地飘走了。这一飘就是半年。半年后我再见她，是在一个颇有档次的笔会上。笔会几乎云集了当今文

坛的各路青年高手。陆雨凝混迹其中，非但没有被淹没，被相形见绌，反而是鹤立鸡群，独立寒秋般的风度。她雍容大度又妩媚迷人，心闲气定又热情可亲，一派说不尽的风情与气度。令众多青年男性高手由衷赞叹。

我见到她时，头一句脱口而出的话就是：雨凝，好漂亮！

她赶紧蹙蹙眼，纠正我说：是红粉，红粉！

我只好也说：对，红粉，红粉好漂亮！

她笑笑，过来挽起我的手，说：好姐姐，别嫉妒。等我挣了稿费，请你吃西餐。

我一向喜欢雨凝的灵巧与聪慧，所以我真心地为她那个讨厌的笔名惋惜。我说雨凝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发表作品，我建议你还是扔掉那个笔名，重新起一个的好。

雨凝瞪了我一眼，说：你还是那个木头脑瓜啊，真没趣！

说完她很不满地扔掉我，转过身挽起旁边正走着的随便一个男人的臂膀，亲亲热热地和他说起笑话来。

我想起雨凝的前一个男友。那是一个循规蹈矩的青年。他后来离开雨凝时，痛苦万分地昭告所有的朋友：陆雨凝是鬼！她虽然美丽风趣但她确实是鬼！

我不知道妩媚可人的雨凝为什么会被男人看作鬼（好像不止那个男孩，还有别的男性公民也这样评判过雨凝），不过我知道雨凝虽然只比我小几岁，但在观念上我们几乎相差整整一代——我过于古老，她则过于现代了。好在这没有妨碍我们做朋友。至少在当时如此。

我的确喜欢她。所以虽然我不喜欢她那个既俗气又古怪的笔名，我还是一心惦着要帮她。我知道她浑身灵气，只要稍稍用功，她很快就可以“浮出水面”，靠作品而不是靠天生丽质在文坛

鹤立鸡群。

吃过晚饭，我去找她，想约她一起出去走走，顺便问问她有什么打算。

不想推开她的房门，却看见她的房间里青烟缭绕，热气腾腾，一大帮男士正众星捧月般地环绕着她。而她，亭亭玉立其中，一派“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气度。她正用清丽爽朗的形象加上清丽爽朗的声音，在一派烟熏火燎的浑浊中，朗朗讲述什么。

整个一副亭亭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绝妙景象！

看见我，她点点头，示意我坐下，然后继续她的讲演。

我被这种场面吸引住了，自然老老实实坐下来，和那些男士一样，充当她的热心听众。

坐下来之后我才知道雨凝原来在口述她的小说！

我在极度惊讶中听完了她的小说。她的小说听起来实在是妙不可言。天知道她那小小的脑瓜里怎么能够装了那么多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思想，感觉，经验，词汇！

还有那奇特的构思！

男士们显然也是听得如醉如痴，心服口服。因为在雨凝结束她的口述时，房间里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持久的掌声。

“一颗新星诞生了！”不知是谁有些夸张地喊了一声。于是这些平日还算矜持的绅士们都忘形起来。大家拿酒的拿酒，欢呼的欢呼，一派节日般的喜庆景象。

我的目光透过熙攘的人群去寻找雨凝。我想她一定也会为自己这轻而易举的成功陶醉，而放下那多少有些做出来的典雅矜持，和大家一块儿兴高采烈一番的。不想雨凝却令我大吃一惊：

在房间的那一头，她端坐一隅，冷冷地看着满屋闹哄哄的人，仿佛这些人全是疯子，而 she 自己是偶然落入这疯狂人间的一片飞碟。

我和她的目光相遇时，我发现她的眼睛如同虚设。那两个黑洞里一片茫然，仿佛两眼干枯了很久的深深的古井。

红粉的小说很快就在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上频频露面（自从她的小说发表后，我也就改口叫她红粉了，雨凝这个名字简直无人知道），一时间红粉成了文学圈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大家发现这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原来有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好的感觉，还佐有这么多深思熟虑的思想（这一点自然最难能可贵！）。不仅如此，随着她的小说日益出笼，人们还惊喜地发现，这位红粉不仅写得好，而且写得快。她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写家，滔滔不绝的就倾倒出来成批的精品，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和她比起来，那些三年出一篇，五年露一手的苦吟派实在太可怜了。

听到这些议论，我很为红粉高兴。我给她打了几次电话，想告诉她这些信息，让她也高兴高兴。不想几次电话都没人接。有一次好不容易通了，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告诉我红粉出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说完不知道他就“啪嗒”一声挂断了，让我这边握着话筒呆立半天不胜惆怅。

后来我碰见一位听说和红粉有密切往来的文坛骑士，就忍不住向他打听红粉的行踪。他倒是不怪我唐突，不过他叹了一口气，快快地说：你这个朋友你还知道吗，她一个月后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一时无言以对，并且十分后悔自己的唐突。看他的样子像是真的伤心伤感。难道红粉的确是天生迷惑男人杀伤男人的

好手？

不过，即使这样，男人们显然仍旧抗拒不了她的魅力。即便是那些曾经被她迷惑又很快被她扔到一边的男人，在关键的时候仍然心甘情愿地为她出生入死，建功立业。

不久后举行的“屈原文学奖”评奖活动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屈原文学奖”是目前民间最大的文学奖。头奖奖金高达九万元。竞争者除了当前最活跃的中青年作家以外，一些影响很大的老作家也在评选之列，所以，显而易见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红粉除了当下正走红外，并无其他优势，要想夺冠，实在有些天方夜谈的味道。

入围名单出来后（在两位男士的力荐下，红粉顺利入围），就有人并无恶意地预言：初出茅庐的红粉若要夺冠，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可是不久太阳就偏偏从西边出来了。评委会最后一轮投票结果，红粉以 29 票的最高票数，摘取了本年度“屈原文学奖”头奖的桂冠。

消息传出，文坛反应强烈。一些人（大都是男士）举手欢迎，认为此举一扫论资排辈的陋习，给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凉爽的风，令人振奋。另一些人（有男也有女）则摇头叹息，哀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连男盗女娼之功也用到文学奖项上了，实在是文坛奇耻，文学奇辱。

不过，举手也好，摇头也好，颁奖会一如既往如期举行。据说组织者曾经担心会上会闹出事端，因为有人扬言要在颁奖仪式上群体抗议。组织者担心丑闻见诸报端，所以在挑选记者上很费了一番心思，把关颇严。

不料事情的进程完全出乎意料，会上并没有爆出丑闻，反而出来一件意味深长又令人费解的事。

那是在获奖作家代表红粉代表所有六位获奖作家发言的时候。主持人宣布完当下议程之后，全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与会者都在静候红粉出现，因为关于她人们实在听得太多了，赞扬的贬抑的一片纷纷扬扬。

红粉出场了，不过不是她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她的身后跟着一个尼姑，还有一个扭扭捏捏，透着几分艳俗的女孩（天知道她什么时候把她们弄来的）。红粉带着她们走到话筒前，让她们在一边站着（顺便说一句，那个面色苍白的半老尼姑和那个扭捏艳俗的年轻女子站在那儿真像一幅漫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凑在话筒前念了起来。她的语调有些古怪，似在嘲讽，又似在调侃，有时又仿佛很认真地在平铺直叙。念完那张纸后，她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说：

“刚才我念的是全体获奖作家的话，现在我想说几句自己的话。我在这里谢谢评委会、组委会对我的好意，同时我想请他们允许我把这次的奖金转赠给山南戒台寺的女尼，和（她顿了一下），广宁越心园的姐妹们。”

说完，她不顾众人还在惊讶之中，径自走到主席台前，在放在桌上、尚待分发的红口袋里找出头等奖，递给那位跟在身后，但明显有些惶恐的尼姑。

“给她一半。”红粉指着那个越心园的姐妹，对尼姑说。

尼姑诺诺。红粉转身向主席台点头致意，然后迈着轻松步子走下主席台。

会场喧哗起来，与会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主持人显然也乱了方寸，愣了一会儿，才匆匆宣布：

奏乐！开始颁奖！颁奖开始！

红粉在颁奖会上的举动如一声响雷，给沉寂多时的文坛带来了一阵兴奋。一时间，文坛内外都在议论红粉其人。传闻也立时大增。有人说红粉曾经出家为尼，寺庙就是山南的戒台寺，也有人说红粉家世不好，出入文坛前曾经一度沦落风尘。持此说的根据是据考证，广宁越心园是一家暗中经营皮肉生意的酒楼，红粉若不是曾经出入那里，为何想起捐钱给它？更多的人则在琢磨红粉此举的目的。他们很想弄明白红粉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她为什么要把好不容易争得的巨额奖金分送他人，难道她自己本是大款？或者竟是一个傍大款的女人？

总之文坛足足谈论了红粉好久。而红粉其时却不知去向。蜂拥而上的记者和慕名约稿的编辑发现红粉家里永远只有一个男人。男人除了一连声的不知道就是一脸的不耐烦。到最后连男人也消失了，红粉家里索性只剩下一只录音电话。录音电话里那个男人恶狠狠地说：红粉死了，要想找她到地狱去找！

锲而不舍的记者和编辑打听到红粉曾经和我是至交，便拐弯抹角地找到我家来，希望我能提供点红粉的行踪。我说红粉自从写小说以后就不再和我做朋友了，我的确不知道红粉如今的去向。记者编辑们不信，他们认为我在撒谎，因为据他们了解，红粉曾经不止一次提到我，认为我是少数几个可以交往的朋友之一。我说谢谢你们，可是可以交往并不等于还在交往，我也很关心红粉，但我的确不知道红粉的去向，你们如果打听出来，麻烦你们也告诉我一声。

我倒不是在和记者耍嘴皮子，我是真心希望此刻有红粉的行踪。我对红粉知之甚深，自从她在颁奖会上抛出惊雷，我就对